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五柳閑話

李恩柱

中國書院的傳統



李弘祺博士

書院於中國文化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到宋代以後，書院漸漸變成中國私人教育的地方，亦成了中國教育的基礎。

李博士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1991年出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系主任。

自從佛學和傳經說法傳入中國後，講學也隨之而盛行。其實，講學是一套有固定程序、具特定技巧的演說，較傳統的教學更能製造氣氛及吸引聽眾。

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今屬江西九江市)，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

比起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的名氣及規模更大。嶽麓書院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東側，緊鄰湘江，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觀光點。

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古代書院的學規是規範生徒的學習、生活行為的規矩章法。其內容包括書院的教育方針、培養目標、修身治學的準則、日常生活及為人處世的通則等。

從唐末開始，中國有許多私人或家族的書堂、書齋或書院，主要是個人做學問的地方，但也常常發展成教學、同鄉聚集同住的場所。

我們可以從書院在各地發展的過程裡，看到它不斷和地方固有的文化特色產生交流。中國疆土自元以來，擴展得特別快，再加上外族入主中國。

今天回顧書院的歷史，我們就應該記得，若缺乏彈性、缺乏創造力，缺乏由理一分殊的信念所產生的對話精神，中國要在21世紀的世界競爭是不可能的。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白鹿洞書院



嶽麓書院

文化觀察

文：青絲

閱讀和寫作

閱讀是一種以文字帶動心靈的情感體驗。喜歡閱讀的人，情感通常也較為豐富。當閱讀者的自我意識與書中的文字產生共鳴時，內心情感的交融。

雖然寫作並不是閱讀之後的必然，但是在每一篇文字背後，則必定有着大量的閱讀背景。畢竟只有書讀多了，知識面豐富，動起筆來才會得心應手，操縱自如。

的《滄浪詩話》說：「詩有別材，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也。」

明代「後七子」的領袖王世貞說：「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擊，然後盡天下之變。」

又是一年春草綠——讀《梁遇春文集》

文：唐寶民



初讀梁遇春，是這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通常情侶正同博士論文一樣平淡無奇，為着要得博士而寫的論文同為着要結婚而發生的戀愛大概是一樣沒有道理吧！」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寫道：「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一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一直恣意下去，任情飛舞，才會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徐志摩去世後，他寫了一篇悼念的文章，篇名就是《KISSING THE FIRE (吻火)》。

梁遇春思想中另一個可貴之處，就是他迷信權威，敢於挑戰權威，堅守獨立思想自由意志。現在的一些名家，寫不出甚麼東西來，便熱衷於給青年人開不讀書，這其實是無聊透頂的愚蠢行為。

常常想起放煙花的情形，煙花的生命十分短暫，剎那間便燃成了一堆灰燼，但曾經的壯麗輝煌卻亮麗了整個夜空。梁遇春的生命也如煙花，1932年，他因感染急性猩紅熱而猝然離世，年僅28歲。